

# 诗圣少年游：杜甫和他的“间隔年”（二）

聂作平

我站在潼关城楼一侧的山坡上眺望。

几公里外的山脚下，黄河从西北方向而来，拐出一个大弯。大弯处，渭河一头扎进黄河怀抱，两水交汇，水流变得更加迟缓，河床上堆积出一道淡黄色的沙洲，恰好与岸边青绿的庄稼形成色彩鲜明的对比。两座大桥从我站立的南岸伸向北岸，一座是公路桥，一座是铁路桥。对岸台地上，分布着补丁般错落的房屋，在高大的风力发电机映衬下，显得更加矮小、卑微，如同甲虫身旁的蚂蚁。台地背后，是一条绵亘掠过的山脉，像隶书的一字。那是中条山。

潼关始建于东汉末年，后来南移数里，屡毁屡建。所以，我看到潼关竟然是一座崭新的古城——许多地方还未完工，空气中飘浮着一股若有若无的油漆味。因为没完工，作为景区也就不收门票。景区外面，依附修建了众多两三层仿古商铺，却没有一家营业。古潼酱园、果蔬沙拉、肥肠米线、菠菜面、永红餐馆、陕西名优特产……全都关门闭户。唯一开着门的是关中民俗面坊，不过也没营业，一个肥胖男子正在午睡，发出惊天动地的鼾声。

杜甫见到的潼关当然不是这个样子。尽管他少年时的远游没有留下诗篇，但很多年后，当杜甫历尽沧桑，曾多次经行潼关的他，忍不住在诗里感叹：“丈人视要处，窄狭容单车。艰难奋长戟，万古用一夫”。

那时的潼关，还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的雄关。羊肠小道之上，飞鸟双翼之下，巍然屹立于帝国首都之东方。

半个小时后，我沿着山路下山。山下的黄河南岸为秦东镇，像所有镇子一样杂乱而又生机勃勃。行驶途中，我瞥见秦东镇幼儿园旁的路边

有一块黑底白字的石碑，碑后是一道两米多的围墙，围着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。

停车细看，碑上的文字是，“潼关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马超刺曹古槐遗址 潼关县人民政府立 公元二〇〇八年”。

东汉末年，曹操平定马超、韩遂，两军在潼关激战。不过，马超刺曹操不中而中树之事，并不见于正史，而是《三国演义》的小说家言。书中写道：“看看赶上，马超从后使枪搠来。搠绕树而走，超一枪搠在树上；急拔下时，操已走远。”

从秦东镇外的大桥过河，只需一分钟。而杜甫时代，他自东向西走到潼关，将从关下的渡口经浮桥过河。

过了河，便是山西——风陵渡到了。风陵渡因传说女娲埋葬于此而得名——相传女娲姓风。唐时称风陵津，并在风陵津旁的山上设有风陵关，恰好与潼关遥遥相望，共同扼住了中条山与华山之间的这道缝隙。

从地理沙盘上可以看出，略呈东北—西南走向的中条山到了风陵渡东侧戛然而止，山地变为冲积平原，古时的驿道和今天的高速公路都从平原上穿过，溯了黄河的流向向北延伸。在我的车窗左侧，是平坦的平原，平原中间，黄河像是压在大地上的一条细长黄线；在我的车窗右侧，是中条山余支，山不高，树不深，大大小小的石头像巨人捏碎的饼干渣，人目俱是。在这个草木葳蕤的7月，也显得有几分荒凉。

风陵渡北行不到10公里，便是永济。永济最南边的首阳乡，父老相传，是杨贵妃故里。杨贵妃与杜甫是同时代人，小杜甫10岁。当19岁的杜甫出门远行时，杨贵妃还是一个9岁小女孩。那时，杨贵妃的父亲在四川蜀州做官，她多

半随父入川了。

永济古称蒲坂，是传说中大舜的王都所在。不过，这个古老的地方，最有名的其实是一座始建于北周的楼台，即鹤雀楼。

地处黄河之滨的永济，在唐代，显然远比今天更重要。它既是河中道的治所，也是蒲州治所，相当于省政府和市政府都设在这里。

蒲州一带的黄河，流淌于一马平川的平原上，黄河河床时常漫游改道，故而诞生了一个成语：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。

鹤雀楼西边是黄河，楼与河距离不到两公里，其间是平坦的原野；鹤雀楼东边是蒲州——今天它是永济下属的一座普通小镇。至于曾是唐时省会和州城的蒲州古城，只剩下不多的几处残垣断壁了。

鹤雀楼下的黄河边，有一座古渡，名为蒲津渡。

《读史方輿记要》将蒲津渡列为山西重险之地。历史上，黄河常成为不同势力的天险，蒲津则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唐朝开元宰相张说称之为“隔秦称塞，临晋名关，关西之要冲卫，河东之辐辏”。先秦以降的两三千年间，这里发生过大大小小数十次战争。秦昭襄王第一个在蒲津渡架设浮桥；汉武帝第一个在河西修筑关隘。到了唐朝，蒲津渡处于长安至太原的重要驿道上。其时国力昌盛，远迈前代，于是，开元十二年(724年)，一个超级工程动工了——工程耗费了全年铁产量的五分之四，铸造了八头各重八千斤的铁牛，以及牵铁牛的铁人、固定船只的铁柱和铁山、绞盘等物。八头铁牛分置两岸，将波涛中的浮桥牢牢牵挽。行人迈步浮桥，如履平地。到了宋朝，一场大洪水将铁牛冲进河里，于是发生

了曾入选小学课本的怀丙捞铁牛的故事。

在蒲津渡遗址上，多年前修建了博物馆，从黄河淤泥里打捞出来的铁牛和铁人陈列于一座高出地面4米的平台上。阳光下，铁牛和铁人青黑中带着褐黄，虽然锈迹斑斑，依旧气势恢宏，昭示着大唐帝国，尤其是开元盛世的富庶强盛。

200公里长的涑水是黄河的一级支流，它从蒲州古城下流过，于几公里外注入黄河。涑水上游的夏县，是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的故乡。司马光的一部著作，就以涑水为名，叫《涑水纪闻》。后世也称司马光为涑水先生。

杜甫到达蒲州城，在登临了鹤雀楼后，他多半会在城外雇一条客船，溯流而上——几十里外，便是他此行的目的地：临猗。

今天，从巩义到临猗不到300公里，汽车也就3个多小时，小半天而已。但在杜甫的唐朝，这段路程会超过400公里，即便路上不耽搁，单是赶路，也需要好几天。如果沿途寻幽探胜，访古问遗，则这一趟短途旅行，将耗时一个月以上。

不过，古人似乎有的是时间，尽管他们的生命比我们更短暂。但那是一个慢时代。就像木心的诗说的那样：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车，马，邮件都慢。

（摘自新华每日电讯）



## 吾爱

许道权

我爱聊天。

因为喜欢和朋友们谈天说地，朋友们认为我是个有趣之人。但因为孤陋寡闻，聊着聊着，不免就闹出一些笑话。正因为不时闹出一些笑话，朋友们更认为我是个有趣之人。

一次，几个朋友一起聊到武当山，自然就聊到道教，接下来便聊到道德经，一直聊到老子。我去过几次武当山，自以为对道教略有了解。尹喜就是武当山有记载的第一位修道者，并被尊称为“玉清上相”。相传春秋初年，老子云游天下，出函谷关时，当时的关长尹喜盛情款待并执弟子之礼，老子遂著五千言相传，即后世所称《道德经》。尹喜从此隐于关内，后来来到武当山天柱峰三天门石壁之下石室，专心研读并发挥道德二经。我得意洋洋地卖弄这一世人皆知的常识，信口噙出一句“老子骑白马西出函谷关——”

一位朋友哈哈大笑说，打住打住！你的老子怎么骑上“白马”了？我怎么听说骑的是“青牛”，而且好像还是“倒骑青牛”？

我本来知道是“倒骑青牛”，只是当时不知怎么突然被我老家“白马大队”的地名所干扰，又给朋友们留下一个“我无知”的笑话。

我爱读书。

一位新结识的朋友打听到我的喜好，特地送我一套书。一看书名《夜航船》，似乎是一部小说，又好像是一部哲学著作。尽管感觉不是我特别喜欢的类型，但回到家中，我还是迫不及待地打开扉页，开启新的阅读历程。

此书为明末清初史学家、文学家张岱所著的百科类图书。夜航船是南方水乡长途苦旅的象征，人们外出，船行缓慢，坐着无聊，闲谈消遣。船中乘客三教九流，谈话内容包罗万象。其中有一个段子：从前，一位僧人与一位士子同宿于夜航船。士子高谈阔论，僧人敬畏膜拜，双脚蜷缩而眠。但僧人感觉士子言语中多有破绽，就问：“请问这位相公，‘滄台灭明’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？”士子说：“是两个人。”僧人又问：“这个尧舜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？”士子说：“当然是一个人！”僧人听了笑着说：“这么说来，还是让小僧先伸伸脚吧。”张岱有感于此，认为“天下学问，惟夜航船最难对付。”于是编写了一本论述中国文化常识的书，以使后世士子不至于在“夜航船”之类的场合丢人现眼。

读书至此，我突然觉得，那位士子何尝不是当下的我？我愈发认真地读起这部书来。只是我记性实在太差，外加脸皮实在太厚，一边读着《夜航船》，一边继续闹出“夜航船”之类的笑话。



## 巫峡秋色

何志宏 撰

## 此生最美的风景

夏远蓉

粉笔字，他读一个字我们跟读一个字，他读一句我们跟读一句。二十年几年前竟然还有这样的学校，我自己回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，但就是那样一间民房，一位教师、一块大木板真真切切成为我们村和吴家坪周围孩子上学的摇篮。为那个闭塞的山村燃烧起一丝知识的火苗，也是那些勤恳的父母在儿女身上弥补自己大字不识的途径。准确来说我们那一届是那所私塾收官之作，仅学习了一年，按上级文件要求不准办私塾，我们便各自去到更远的正规学校上学，那位老师也将手中的粉笔彻底搁放在时代的步伐里。安心当起和土地打交道的农民。

走进了正规小学看见高高的三层教学楼，从学前班到六年级完整的年级设置，音体美课程的丰富……对小小的我仿佛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。之前私塾学习经历并不被认可，在那个秋季又从新开始学前班学习。几年时光匆匆而过，已上小学四年级的我们，普通话这种语言只在电视上听到过，课堂上全是地地道道从小听到大的巫山话。从一年级就是一位年过半百的男老师包班语数，说普通话实在是为难了他。他总会给我们描绘不久的将来，校门外的两巫路会铺上沥青，车子行在路上发出吱吱响。每次全班同学都会听得入神，我望着窗外摇摇欲坠的

问题，她都会一一耐心解答。后来我们知道她是县城来的老师，从她的口中我们知道了比脚下黄土更多的世界。她鼓励我们努力学习以后可以走向更大的城市看更多风景。一次单元习作在评讲优秀习作时，一字一句蹦出的语句听着是那么熟悉，啊！原来陈老师念的正是我的习作。念完她说道：“这就是优秀的作文，感情真实、语句修辞都恰当，希望你们向她学习。”我在座位上激动得不知所措，从上学开始我就是那个在及格线上徘徊的人，书写更是自己都快不认识，家庭作业也常常是早上趴在上学路上石头赶完的人。从小到大得到过的肯定是微乎其微，那一刻生命的缝隙里照进了一束温暖的光。自此，我一改往日的毫不在意，学习劲十足。在小学毕业那年捧回人生中的第一张三好学生奖状。也许人生路上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被教育，更多的需要被提醒和鼓励。生命的长河中争的也不一定是先，而是滔滔不绝的毅力。

教育是什么呢？我很难给个定义，二十出头的我们意气风发地出发，几十年后又风残荷般离场。一方讲台、一支粉笔就是我们的宿命。桃李能满多少亩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从他（她）正经过的地方哪怕是给一丝丝温暖也将是一片最美的风景！

